

## 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散记（四）

劉 一 之

### Abstract

The grammar and words used in newspaper articles in Beijing in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and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were those of the everyday conversational diction of that time, whether they were news articles, editorials, opinions, commentaries, or novels. As the Chinese language evolves, these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are becoming extinct to such extents that they cannot even be found in today's dictionaries.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 definition and an explanation to some of these lost words.

关键词 北京话、近代汉语

清末民初，北京出现了许多白话报纸，上面刊登的无论是新闻、演说还是小说，都是用当时的北京口语写作的，和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所产生的那种含有大量欧化、日化语言的小说、文章不同，使用的语法格式、词汇基本上是当时的口语。这些语词现在一些已经消亡了，一些仅在少数老北京人中使用，也处于正在消亡之中，一般人已经很难理解它们的意思，但在词典上又查不到，或词典上释义不太准确。我已经在《岐阜圣德学园大学纪要》上发表过《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散记》、《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散记（二）》和《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散记（三）》，解释了195个语词，这篇论文是继续对一些语词做出解释。

懊头：懊恼。

告诉亲家太太说，我懊头的邪行。《势利鬼》

姑爷这个岁数儿，谋差使还不容易吗？你懊头作甚么？《势利鬼》

比及：等到。

比及回到自己房中，心里觉着有点儿发闷。《白话聊斋·胭脂》

比及跳入院中，心里未免有些忐忑。《白话聊斋·胭脂》

比及走近窗前，原打算撬窗而入，刚要动手，一想不得，倘若不是姑娘的卧室，遇见别人可就糟啦。《白话聊斋·胭脂》

不差什么：差不多。一般。

就说龚大爷这个劲儿，不差什么的也作不到。《白话聊斋·胭脂》

我说不但此也，近来拿手杖的也很多。除去拉洋车、泼水夫之外，不差什么人都拿手杖。《益世余谭》

《礼记》上有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如今虽不能尽遵古礼，也得不差什么。《益世余谭》

不得：不好。

要看这个样儿，可怕有点儿不得。《白话聊斋·胭脂》

不得，大清早晨的要丢点儿什么，岂不闹个误而难明？《白话聊斋·胭脂》

毛大一看，不得，三十六着，走为上策。《白话聊斋·胭脂》

比及走近窗前，原打算撬窗而入，刚要动手，一想不得，倘若不是姑娘的卧室，遇见别人可就糟啦。《白话聊斋·胭脂》

**蹶辕子 / 蹶沿子**：发脾气。

一惊动他就得蹶辕子，莫若一声儿别言语，给他一个溜场儿下。《白话聊斋·胭脂》

要跟我一弄腥架，我是真蹶沿子。《旧京通俗谚语》

**错非**：如果不是。

现在还穿着素哪。错非情重，能那们穿吗？《白话聊斋·胭脂》

赵文祥嘱咐赵勇说是到了此地同不得别处，错非同着我或是同着你两位叔父，不准一个人出去，免得多生缘故。《新侦探》

你与阿氏情形，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知道可怜。错非那样还不能如此定案哩。《春阿氏》

**单瞪**：瞎了一只眼。

夏侯敦是一只虎，他也是单瞪，所以大家管他叫夏侯敦。《土匪学生》

这个邓相公我也见过，除去就是个单瞪，那算是点包涵儿，其余没挑儿。《库缎眼》

**当头人**：丈夫。

往往没教育的妇人，自己当头人多挣几个钱，他就扬气。在妯娌场中，他总要出尊夺萃，看着谁都像奴隶。《势利鬼》

王氏听见当头人回来了，在里头屋直嚷，说：“当家的！你回来好喽，他们惩治苦了我喽！”《铁王三》

外人看着好像文明女士，开通的邪乎，其实全是假事。背着家里的先生（如今称当头人为先生），他跑到东岳庙烧香去。《花甲姻缘》

**倒粪**：说让人讨厌的话。

人命关天的一起案子，焉能不说说始末缘由？无如要按着规矩说，又近于倒粪。胭脂的事实业经表过，再问还是那套口供，岂不是吃饭泡汤，瞎占地方儿。《白话聊斋·胭脂》

**底漏**：结了婚的妇女偷偷儿从夫家拿钱财帮助娘家。

二奶奶又有底漏的毛病（妇人偷盗财物，暗助娘家，北京俗话叫作底漏），虽有家财万贯，也不够他们浪费的。《苦家庭》

娘家要是一穷，他是竟惦记着娘家。钱财物件吃食，得运就运，俗说叫作底漏。《铁王三》

**高兴**：没准儿。

这封信到了，快着总得半个月二十天，高兴就闹一个月。《库缎眼》

彼时各门，都有义合团守卫，出入都要盘察，眼诧一点的，揪住楞说是二毛子。高兴就许揪在

坛上焚表去，倒霉的就许祭了刀，杀人如同捻臭虫一个样。《五人义》

如今不然，薪水没准日子，东西一天比一天长钱，商民怨声载道。月挣几十元，高兴还得当当，租税比从先重，进款比从先多，外债比从先借的更邪了，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益世余谭》

个的个儿 / 个的个：一个个。

四十儿交了一群朋友，都在二十来岁儿。那时候还没剪发，都是小辫儿打紧，不是一身青洋绉，就是一身紫花，个的个儿都有外号。《土匪学生》

瞧瞧那把子姑娘儿们去，人家个的个，穿章儿打扮儿，到（倒）满是规规矩矩。《旧京通俗谚语》

狗食盆子：不是东西。

舅舅虽然狗食盆子，舅母对待不错，上次来还吃了顿薄饼哪。《势利鬼》

这衙门里，官儿是个老好子。就是帐房儿的小张儿，是一个狗食盆子，非把他除了不行。《张文斌》

归了包堆：共总。

归了包堆才多们大，这们早就知道要男人。《白话聊斋·胭脂》

要这们一看，还得说是那个年头儿，归了包堆不到一千块钱，又盖房子又置地，居然就像世家一样。《白话聊斋·王成》

“即置千金，备舆马，娶女于别业。”归了包堆十二个字，把一件大事就算了结。《说聊斋·邵女》

喝锡拉：因受人牵连而倒霉。

但分有一线之路，我们早跳了槽啦。挣这几个大，跟着喝锡拉，可真犯不上。《贾万能》

听说该部党员，约有十数万人，大头目钱也搂足啦，死都不冤啦。小兵小将儿的，攀龙附凤，跟着喝锡拉可真不值。《益世余谭》

红着心：一门心思。

王明红着心要考文官，要一担任教习，功夫就耽误了。《势利鬼》

丁大令红着心要作媒人，没想到碰了一个钉子。《刘军门》

玉岩是红着心作买卖，说款项已齐。《鬼社会》

欢龙：特别闹，不听话。

夏侯敦中年得子，非常的高兴，自幼儿溺爱娇惯，把孩子养活的欢龙一个样。《土匪学生》

豁事：破坏了别人的好事。

一定他得青酱高（醋啦），不定跟胭脂说些什么，反倒给我豁了事。《白话聊斋·胭脂》

我也能写会算，倒要入个买卖道儿，可就是没人要。空有一肚子圣经贤传，直不如会说句英语‘也斯’。再会点儿笔算，知道两篇儿地理，什么叫亚细亚，那又叫欧罗巴，再搭上几句宗旨方针，硬说跟什么钜子，打过联联，就手拖着的新事吗？（这是范生犯牢骚吗？不，给伟人豁事哪。）《杂碎录》

家秧儿：在外面窝囊。

爱说爱笑，很透外场（不像我，家秧儿）。《白话聊斋·胭脂》

**就棍打腿**：就势儿，借着这个机会。

那天老姑太太回家，何氏把老姑太太让到自己屋中，摆点心摆果子，预备好茶，百般的献媚。后来因话儿提话儿，提到凤仙，何氏就棍打腿，给凤仙一路老砸。《过新年》

今天狗爷要灌二小，二小就棍打腿，不醉装醉，狗爷倒真有几成醉意。《姑作婆》

在他的意思，以为一提立人，大奶奶一定反对，然后就棍打腿，他再提过继的事情。《搜救孤》

**俊**：捧。

老兄弟要念书，这是很好的事情，我很俊他（土话管捧这个人，叫俊这个人）。《土匪学生》

**老……师傅的**：跟……学的。

孩儿去心已定（老张义师傅的），你老人家就不必拦了。《方圆头》

您想他在劝学所当身后（老花户师傅的），陈立才一当劝学员，本州刺史又是填不满，这个地方的教育，也就问可知啦。《董新心》

内兄的女人逛新世界，他跨着盒子炮，逢山开路遇水叠桥（老先锋官师傅的），这分得意就不用提了。《鬼社会》

**脸水**：洗脸水。

抽完了烟，叫伙计打脸水，又擦了擦脸。《小额》

铜盆架子上一盆干净脸水，盆上铺着一块新手巾。《小额》

少奶奶给婆婆请安，张罗着换衣裳、装烟、倒茶、打脸水。《小额》

**零钱**：小费。

是五两一掉（桌），酒、饭、零钱在外。《土匪学生》

柜上虽管一菜一饭，遇上座儿有好罗菜，鸡鸭鱼肉也随便用，既尽跑堂之责，就得多吃，何况散工时还有夜宵，柜上如何受的了？虽说零钱多分一点，就叫背拉不过来。《燕市丛谈》

对待顾客极其周到，所以零钱也见的多。《燕市丛谈》

**溜场儿下**：悄悄溜走。

一惊动他就得蹿辕子，莫若一声儿别言语，给他一个溜场儿下。《白话聊斋·胭脂》

一位一位都吓转了颜色，上牙不住要打下牙，也顾不得周旋，也不敢让座，一个一个的都溜场儿下啦。《说聊斋·陆判》

**流光锤**：女流氓无赖。

不知这路流光锤的妇人，万不可跟姑娘常在一块儿，素日再要大方不拘，与作姑娘的很是无益，没事儿随便信口开合，最易跟他学坏。作父母的一不留神，从这儿就能一六伸七。胭脂要不遇见王氏，决计招不出那们大的乱儿来。《白话聊斋·胭脂》

**拢通 / 拢统**：笼络。

王氏很明白这个意思，撒开了拿话一拢统。《白话聊斋·胭脂》

大凡这路突入其来的事，起初男子未尝不惧，只要被女的一拢统，立刻就能改变初衷。  
《说聊斋·董生》

**炉食饽饽**：饽饽，是满洲点心的总称。炉食饽饽，专门祭神或给死者上供用的未蒸熟的饽饽。

原来这档子仪注，老张是以资熟手，早打发人都备办齐啦，是一份钱粮，一股高香，三碟儿炉食饽饽，一块新白布手巾，温了一盆净水，在东间儿屋子里都设摆好啦。《小额》

外面早有山上山下远村近邻的许多老少男女都来上祭。也有打陌纸钱来的；也有糊个纸包袱装些裸锭来的；还有买对小双包蜡，拿着箍高香，一定要点上蜡、烧了香才磕头的；又有煮两只肥鸡，拴一尾生鱼来供的；甚至有一蒲包子炉食饽饽，十来个鸡蛋，几块粘糕饼子，也都来供献供献磕个头的。《儿女英雄传》

小庙儿的鬼，没见过三碗炉食饽饽。《旧京通俗谚语》

**麻辫子**：一种刑具。

用麻辫子把脑袋一箍，揪住往上一提溜，立刻就能挺起腰板儿。《白话聊斋·胭脂》

问官拍案道：“你不要这样装屈，不动刑你也本肯实说。”因喝左右道：“取麻辫子！”皂役应声喳，立时将麻辫子取过，掷于阿氏身旁，喝着道：“你快求老爷恩典罢！若把麻辫子别上，你可禁不起。”《春阿氏》

**麻雀**：麻将。

处在二十世纪，生存竞争的时代，你老哥居然不会打麻雀！实在危险（不会打麻雀会危险，实在奇谈）！连麻雀都不会打，你怎么够国民的资格呀？再一说现学也容易呀。学打麻雀，也不用三年毕业，也用不了几个月速成，当日就能领证书。这店里大概也有，我教教你好不好？《理学周》

黄震球发完了脾气，然后追上来，进门就叫：“抬桌子，拿麻雀牌。”《鬼社会》

再说打麻雀这节，是高矮不等，男女合演。坐的一块儿就是赌友，借着红中白板，小则联络感情，大则运动个事。借着打牌得事的，很多很多。《忠孝全》

**秘密**：关系密切。

平常他这份儿德行，就不用提啦，可着衙门里头，没有不骂他的，就有一位老爷，跟他是秘密。《小额》

单说这位龚王氏，从幼小儿他就不受专制，由十五六岁上在娘家就有一个情人，此人名叫宿介，同王氏别提有多秘密。《白话聊斋·胭脂》

**奶地出家**：幼年出家。

从前的右僧庙，要分作两种，奶地出家是奶地出家，半路出家是半路出家，各归一门儿，丝毫不容含混。《白话聊斋·胭脂》

**闹将**：不干正事，整天胡闹。

在他年轻的时候，很是个闹将，过了四十岁，日月儿也不错啦，自己也收了心啦。《土匪学生》

乜贴：伊斯兰教用语，心愿，意图。

问明白了全都记在心里，敢情他没安好乜贴。《白话聊斋·胭脂》

撇外股子：向着外人。

按说王氏既有外心，应当跟他仇深似海喽，谁知不但不撇外股子，反倒发生许多感情。《白话聊斋·胭脂》

孩子，你怎么竟撇外股子呀？《刘三怕》

起打：①自从。

起打过年，才关过一回，这是第二回。《益世余谭》

春莺起打吃了归芍地黄，心里很通快。《搜救孤》

天气渐冷，起打继厚一病，买卖不能作，又进去几票当，见天算是又挨上饿啦。《王遁世》

②动手打架。

后来话不投机，居然起打。丁狗子抓起稍子棍打他兄弟，谁知没留神，把他舅舅开了瓢啦。《库缎眼》

苗、丁两个人就要起打。在座的非亲则友，能够瞧着让他们打吗？大家七言八语一路苦劝，算是把丁狗子给劝走了。《库缎眼》

刘瘸子说：“你混账！”越说越恼，居然要起打。当时以酒壶当炸弹，变喜筵为战场。《刘军门》

起了乱锤：乱锤：京剧的一种锣鼓打法，表示人物愤怒、焦急、慌乱的心情。起了乱锤，表示焦急、慌乱。

官人一听是奔凶案，当时全都起了乱锤。《白话聊斋·胭脂》

此事非有特别的手段，不能救鄂生这条命。想到这块儿，急的满屋直起乱锤。《白话聊斋·胭脂》

钱粮：烧给神仙的黄钱、纸糊的元宝等。

原来这档子仪注，老张是以资熟手，早打发人都备办齐啦，是一份钱粮，一股高香，三碟儿炉食饽饽，一块新白布手巾，温了一盆净水，在东间儿屋子里都设摆好啦。《小额》

让我：让我付账。我请客。

两位大叔，回头让我。《恶社会》

小额说：“回头都让我吧。”明五爷说：“那不行。今天都得让我。”《小额》

快嘴一听，欢迎之至，且心缝儿里都是乐的，说：“要喝今几个得让我。”《麻花刘》

认扣子：认死理。

为这个事要是认扣子着急，似乎也有点儿犯不着。《白话聊斋·胭脂》

日月儿 / 日月：生活。

在他年轻的时候，很是个闹将，过了四十岁，日月儿也不错啦，自己也收了心啦。《土匪学生》

张志儒自打父亲一死，日月儿也很不好，下了两回小场儿，文章虽好，无奈老不会进学。《孝子寻亲记》

家里日月又好，弟兄又和睦，也就不打算出去作事啦。《中国魂》

肉梆子：鼓掌。

后来南妓敬了某甲一个嘴吧，打的声音清脆，招的旁观人没有不乐的。大家一起哄，来了一阵肉梆子（巴掌）。《余墨》

就见王九赖来到棹前，把眼镜儿摘了，冲着大家鞠了一躬。大家不知道甚么像儿，内中有两个稍明白一点儿的，说：“他这是要演说。”当时还敬了他两声肉梆子。《铁王三》

巡警往外一啦（拉）他，楼上下不约而同，敬了一阵肉梆子（巴掌），算是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余墨》

入号：当。

穿完了，赶紧给我送来，千万别入号（入号，就是当）。《苦家庭》

入扣子：非常上心。无法解脱。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看上了人家，外带着还是挺入扣子。《白话聊斋·胭脂》

从这儿就算入了扣子似的。《白话聊斋·胭脂》

身后：已退休的老花户，给现任花户出谋划策，怎么贪污，也分一份儿钱。引申为躲在身后出谋划策的人。

原来小额的儿子，早就成家啦，娶的是仓上的身后王大狗子的女儿（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赶上住娘家，没在家。《小额》

那年我在南门仓当身后，高二老爷我见过。《土匪学生》

您想他在劝学所当身后（老花户师傅的），陈立才一当劝学员，本州刺史又是填不满，这个地方的教育，也就问可知啦。《董新心》

小蝎子儿虽然比他爸爸狠，公事没他爸爸熟，田瞎子虽然眼睛看不见，公事最熟，给他儿子一当身后，老爷儿俩是一个整。《小蝎子》

涮：忽悠。告诉人不实的事情。

胭脂被王氏这一路涮，居然就能信以为实。《白话聊斋·胭脂》

当初他见鄂生之后，你是怎样涮他来着。《白话聊斋·胭脂》

爽性：干脆。

谁知左等左不来，右等右不来，爽性越盼越没信儿。《白话聊斋·胭脂》

一看街上漆漫乌黑，称得起伸手不见掌，又搭着刚才离开灯亮儿，爽性俩眼一面儿黑啦。《白话聊斋·胭脂》

一不作二不休，爽性给你开开脸。《白话聊斋·画壁》

损根子：骂人的话。

损根子，你是多咱进来的？《白话聊斋·胭脂》

蹄绊木脚滑：溜了。

一露面儿，瞧见这头儿人多，轿夫头儿们来了一个蹄绊木脚滑，全开了正步啦。《土匪学生》

**填陷**：顶罪。

要不亏吴知府代为昭雪，差一点儿把小孩儿填了陷。《白话聊斋·胭脂》

前清时代，督抚一被参，总要特派大员察办，封门调案卷，弄好些个瞎事，暗中事体儿说好了。反正有那两句死套子：“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惟察有候补典吏某人声名平常曷云云。弄两个乏佐杂一填陷，天大的事情，大能化小，小能化无。《益世余谭》

**驼钱驴**：只知道苦挣钱的人。

大凡这路自由的妇人，遇见这样驼钱驴的丈夫，决计没散儿。《白话聊斋·胭脂》

**无赖尤**：无赖。

假如要换个无赖尤，宁可被擒，也不肯松手。《白话聊斋·胭脂》

别看毛大是无赖尤，此时也不能不害怕。《白话聊斋·胭脂》

**下等社会**：①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所问者都是下等社会，如何能够降格屈从？《白话聊斋·胭脂》

再有这宗生意人，揣摩下等社会的心理，信口胡云，所为招徕他的生意。《余墨》

凭你一个下等社会，也敢跟我无上到下！《白话聊斋·胭脂》

②人格低下的人。

下等社会人（这个下等的解释，可不以穷富论，专以人格程度论）向来有一宗恶习，每到戏园、饭馆等处（等处就全有啦），必要跟卖座、跑堂的闹脾气。《益世余谭》

起初我以为是个下等社会，年少无知之徒，及至回头一瞧，原来是一个老者。《余墨》

**消遣**：子弟演出因为不要报酬，所以不说演戏，说“消遣”。他们也可以在演出中间拿观众开心，而专业演员不行。

本轩四月初七、八日两天特约子弟随缘乐消遣。《小额》

**虚子**：在江湖上混的人。通常没有正当职业，讲江湖义气的混混儿。

前清末叶，一般维新人物，都要披一件斗篷，四块钱就可以充虚子（北京土语，管外场叫字号的人，叫作虚子）《益世余谭》

小长年轻的时候儿，一身青洋绉，引类呼朋，到处抡虚子（抡虚子是北京土语，当闯光棍讲），专一欺负小本营业人。《余墨》

**淹心**：难受。

我瞧见他倒淹心。《势利鬼》

哥哥不在家，嫂子也死啦，侄子也丢了，姨奶奶不能守着，一定要改嫁，我拦他也拦不住，您瞧这有多淹心！”《搜救孤》

**殃榜**：也叫“殃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日时，甚么时候适合出殡等。

难道说你把殃榜失落？《白话聊斋·胭脂》

你不是诚心起哄吗，活人的殃榜怎么开？《白话聊斋·胭脂》



这当儿阴阳生开了殃榜，跟着寿材搭到。《过新年》

**扬气**：谱儿大。态度傲慢、架子大。

往往没教育的妇人，自己当头人多挣几个钱，他就扬气。在妯娌场中，他总要出尊夺萃，看着谁都像奴隶。《势利鬼》

若果你们办法真完全，就是扬气一点，也还没什么，谁知道大谬不然。《益世余谭》

前天赴大栅栏某大茶店买茶叶，这分扬气，难以形容，好像我跟他讨茶叶去啦。《益世余谭》

**一只虎**：瞎了一只眼。

夏侯敦是一只虎，他也是单瞪，所以大家管他叫夏侯敦。《土匪学生》

我女儿不必说不改嫁，就是改嫁的话，也不嫁一只虎。《库缎眼》

再一瞧万家也有两个扶轿竿子的，是姑娘一个叔伯哥哥，一个亲哥哥。这两块料，一个是一脸的酱色麻子，一个是一只虎。《张文斌》

**因话提话儿 / 因话提话**：因为说到某事或某人，就势详细说下去。

王氏复又因话提话儿，胭脂可就听入了神儿啦。《白话聊斋·胭脂》

那天老姑太太回家，何氏把老姑太太让到自己屋中，摆点心摆果子，预备好茶，百般的献媚。后来因话儿提话儿，提到凤仙，何氏就棍打腿，给凤仙一路老砸。《过新年》

成氏宗旨已定，登时到了文氏院中，因话提话，微露了一点儿意思。《搜救孤》

**阴阳生**：风水先生，以星相、占卜、看风水、圆梦为职业的人。

这当儿阴阳生开了殃榜，跟着寿材搭到。《过新年》

先生在里间诊脉，阴阳生在外间屋里，开写青榜。《春阿氏》

**右僧 / 幼僧**：尼姑。

从前的右僧庙，要分作两种，奶地出家是奶地出家，半路出家是半路出家，各归一门儿，丝毫不容含混。《白话聊斋·胭脂》

接三是喇嘛焰口，藏经、道经、番经、幼僧经各三台。《过新年》

**远限**：到生命结束。

后来一天比一天重，大概我也没多大远限。《白话聊斋·胭脂》

看起来中国的前途，或者还有些年远限呢。《余墨》

他有他的鬼胎，心里说，我那天同大家夥儿还上人家姓伊的门口儿拍了人家一顿，掌柜的都让人家抓进去啦，我们这样儿的还有多大远限是怎么着？《小额》

**砸**：说坏话。

那天老姑太太回家，何氏把老姑太太让到自己屋中，摆点心摆果子，预备好茶，百般的献媚。后来因话儿提话儿，提到凤仙，何氏就棍打腿，给凤仙一路老砸。《过新年》

要讲露风头，人家抖的时候儿，我说他两句，那叫字号，人家已然糟心了，何必跟着砸，欺负老实人。《益世余谭》

他背着校长，竟给老包上药。见了校长，他又给包教员砸。《贾万能》

**造魔**：胡编。

既说“踰垣入”，反正就是越墙而过，究竟怎么个跳法，也不便替他瞎造魔。《白话聊斋·胭脂》  
因有种种困难，所以不敢擅自造魔。《白话聊斋·胭脂》

**扎空枪**：没钱，摆空架子。

银子到手，除去还烟土钱，再还点酒肉帐（账），两天就完，这月就得扎空枪。《苦家庭》  
本来我就是属虾米的，竟扎空枪，瞧我还像口菜。《余墨》  
扎空枪，扎到这儿来啦。不打听打听，我们爷儿们是干什么的。《旧京通俗谚语》

**折狱**：审案。

其中侦探折狱，无所不有。《白话聊斋·胭脂》  
听说大兴县承审员沈君兰徵，自担任承审以来，对于民事诉讼非常尽心，而且听断明敏，片言折狱，寻常案件，往往一堂判决，不事拖累。《益世余谭》

**直会**：居然会。

善大爷才待要答话，喝，就瞧这把子碎催鸡一嘴鸭一嘴，乱乱烘烘这们一路山跳动，闹的善大爷张口结舌，要说，直会说不出一句来。《小额》  
头一天走了一个八十里地，晚晌到了店中，两条腿疼的，直会上不了床，心火也走上来了，吃也吃不下去啦，一个劲儿的叫渴。《苦鸳鸯》  
要再嘱咐少儒几句话，有千言万语直会说不出来（人到悲感已极却有此情）。《孝子寻亲记》

**至不济**：最少。最不好。

虽不必公卿显贵，至不济也给个书香人家。《白话聊斋·胭脂》  
如今各处听差的，至不济是每月六块（还有七块八块的），较比我们从先当委员的强的多了。《益世余谭》  
假令他那些宦囊，从先要办公益事，至不济如今还落个名誉。《益世余谭》

**主持**：主张。

王志远送了徐爷五两银子，徐爷打算不要，翁氏也主持给他璧回去。《苦鸳鸯》  
这当儿左近街坊邻里，都前来压惊，大家说了好些个费话。当时有主持赶紧报官的。《张二奎》  
董教卫生来不信医道，有病就不主持吃药（老念书的人，颇有犯这宗别扭脾气的），郭翰林荐医，不好拒绝，只得认可。《方圆头》

**子弟**：票友。因为最初票友几乎都是八旗子弟，所以叫“子弟”。他们演出不要钱，后来要一点儿车马费。

那天可巧单四来到，一定要给请子弟八角鼓儿。《势利鬼》  
请子弟票，不过请两个安，花不着甚么钱哪。《势利鬼》  
本轩四月初七、八日两天特约子弟随缘乐消遣。《小额》

走心：上心。

虽然没有婚姻的念头，难免也要走心。《白话聊斋·胭脂》

您只管跟他们去斗，赢了更好，输了也不必走心。《白话聊斋·王成》

插香不插香有什么关系，卿又何必走那个心。《说聊斋·董生》

参考资料：

陈鸿年《故都风物》（台湾）正中书局 1970 年

待余生《燕市积弊》/ 逆旅过客《都市丛谈》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周传家、张静文、于嘉《风雅京华》中华书局 2010 年

中文大词典编纂委员会《中文大辞典》（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1968 年

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北京出版社 1990 年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宋孝才《北京话语词汇释》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7 年

贾采珠编《北京话儿化词典》语文出版社 1990 年

石继昌《春明旧事》北京出版社 1996 年

资料来源：

松友梅《小额》《横滨市立大学纪要》第 186 号上影印 1968 年

损公（蔡友梅）《苦鸳鸯》（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姑作婆》《笔记小说大观》第 9 编第 9 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 年

损公（蔡友梅）《库缎眼》（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刘军门》《笔记小说大观》第 9 编第 9 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 年

损公（蔡友梅）《苦鸳鸯》（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张二奎》《笔记小说大观》第 9 编第 9 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 年

损公（蔡友梅）《花甲姻缘》《笔记小说大观》第 9 编第 9 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 年

损公（蔡友梅）《张文斌》《笔记小说大观》第 9 编第 9 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 年

损公（蔡友梅）《五人义》（现藏天津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鬼社会》（现藏天津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理学周》《笔记小说大观》第 9 编第 9 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 年

损公（蔡友梅）《麻花刘》《笔记小说大观》第 9 编第 9 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 年

损公（蔡友梅）《铁王三》《笔记小说大观》第 9 编第 9 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 年

损公（蔡友梅）《搜救孤》《笔记小说大观》第 9 编第 9 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 年

损公（蔡友梅）《王遁世》《笔记小说大观》第 9 编第 10 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 年

损公（蔡友梅）《小蝎子》《笔记小说大观》第 9 编第 10 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 年

损公（蔡友梅）《董新心》《笔记小说大观》第 9 编第 10 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 年

损公（蔡友梅）《方圆头》（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忠孝全》（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损（蔡友梅）《新侦探》《顺天时报》1912 年 12 月 3 日—1912 年 12 月 29 日

退化（蔡友梅）《孝子寻亲记》《顺天时报》1913 年 11 月 26 日—1914 年 6 月 24 日

梅蒐（蔡友梅）《益世余谭》《北京益世报》1919 年 11 月 21 日—1921 年 1 月 16 日

- 梅蒐（蔡友梅）《余谈》《北京益世报》1921年1月17日—1921年3月19日
- 梅蒐（蔡友梅）《余墨》《北京益世报》1921年3月20日—1921年10月1日
- 亦我（蔡友梅）《过新年》《北京益世报》1918年2月19日—1918年6月4日
- 亦我（蔡友梅）《土匪学生》《北京益世报》1918年8月28日—1918年9月23日
- 亦我（蔡友梅）《苦家庭》《北京益世报》1919年2月1日—1919年4月1日
- 亦我（蔡友梅）《恶社会》《北京益世报》1919年4月2日—1919年8月8日
- 亦我（蔡友梅）《贾万能》《北京益世报》1919年8月9日—1919年10月15日
- 亦我（蔡友梅）《中国魂》《北京益世报》1919年11月18日—1920年2月9日
- 亦我（蔡友梅）《刘三怕》《北京益世报》1921年4月13日—1921年6月19日
- 冷佛《春阿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年
- 文康《儿女英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年
- 杨曼青《杂碎录》群强报馆刊印《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周建设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
- 庄耀亭《白话聊斋·胭脂》实事白话报出版《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周建设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
- 耀亭《白话聊斋·王成》《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第二辑）学苑出版社 2012年9月
- 耀亭《说聊斋·董生》《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第二辑）学苑出版社 2012年9月
- 耀亭《说聊斋·陆判》《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第二辑）学苑出版社 2012年9月
- 耀亭《说聊斋·邵女》《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第二辑）学苑出版社 2012年9月
- 待余生《燕市丛谈》《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第二辑）学苑出版社 2012年9月
- 陈小山编《旧京通俗谚语》《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第二辑）学苑出版社 2012年9月